

行走杨浦

又见芦苇

■吴国焕 文

那日，漫步杨浦滨江，江风轻拂，丝丝暖意。抬眼望去，众多五彩斑斓的花草，或娇艳欲滴，或清新淡雅，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正沉醉于美景之中，一抹熟悉的身影闯入我的眼帘——是芦苇。它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那飘逸的芦花，似云朵般轻盈，灵动而优雅。我的心猛地一颤，刹那间，回忆起第一次见到芦苇的情景。

1968年深秋，怀揣着未知与憧憬，我上山下乡来到了崇明农场。

下了码头，第一眼看到的植物便是芦苇。它们一丛丛、一片片，在秋风中傲然挺立，那修长的身姿，随风舞动的叶片，仿佛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初到农场，生活的艰辛远超想象。崇明的冬天，比上海冷了许多。住的是简陋的茅舍，我带来的垫被单薄，夜晚躺在床上，感到丝丝寒意。

一天，几个伙伴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说要给我一个惊喜。他们带着我来到一片芦苇荡，那里的芦苇长得又高又密。大家分工合作，有的负责用镰刀割芦苇，有的负责把割下来的芦苇捆扎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就采集了不少芦苇。把芦苇背回宿舍，放在太阳下晒透。晒干的芦苇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让人闻着就觉得温暖。

把芦苇铺在床上，再铺上垫被。说来也奇怪，原本冰冷的床一下子暖和了不少。躺在柔软的芦苇上，仿佛能感受到它传递过来的温度，那是大自然的温暖，也是伙伴们之间深厚的情谊。从那以后，我对芦苇一下子有了亲近感，它不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我生活中的伙伴，在艰苦环境中，带来温暖与慰藉。

端午节到了。那些被称为“小农户”的老职工们，热情地给我们这些知青送来了粽子。一个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递到手中，我迫不及待地剥开粽叶，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咬上一口，软糯香甜。

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粽子竟然是用芦苇叶包的。那带着淡淡清香的芦苇叶，包裹着饱满的糯米和香甜的馅料，仿佛把整个端午的祝福都包在了里面。那一刻，我对芦苇有了新的认识，它不仅可以用来保暖，还可以融入美食，为生活更添一份别样的滋味。

印象最深的，还是跟着连队的老职工捉螃蟹的经历。

秋风起，蟹脚痒。挑一个“场休”日，我们拿着自制的工具，有竹筴，有长柄的网兜，还有用来挖螃蟹洞的小铲子，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芦苇丛生的混沟边。

老职工们经验丰富，他们说，螃蟹会在芦苇的根部附近挖掘洞穴，作为自己的巢穴，它们经常躲藏在芦苇丛的底部或缝隙中……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水里，紧紧盯着水面和芦苇丛，生怕错过任何一只螃蟹的踪迹。突然，一个伙伴兴奋地喊了起来：“这里有一只！”大家赶紧围过去，只见一只螃蟹正挥舞着大大的钳子，耀武扬威。一个老职工眼疾手快，用网兜一下子就网住了，稳稳地放进竹篓里。

日落西山，满载而归，那种兴奋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

如今，在杨浦滨江再次看到芦苇，我对它又有了新的感悟：原来，和那些娇艳的花草一样，芦苇也可以成为装饰我们美丽的家园的精灵！谢谢你，芦苇！感谢你曾给予我的温暖、陪伴与美好回忆。

世相百态

那年代洗澡趣事

■朱俊根 文

眼下，洗澡能在家中分分秒秒搞定，这是拜当下生活水准的提升所赐。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时期，洗澡却是一件烦恼事。

那时，居住在两万户的家家户户，都没有现在这样简洁方便的洗澡方式。父辈们在工厂下班的时候，在浴室里痛痛快快洗个澡，洗去8小时工作后的汗水和烦恼。对于我们来说，受居住条件和生活局限，洗澡是煞费苦心，尤其是冬天，更是繁琐，家中需备一个大澡盆，旁边再备着面盆、小木盆和二至三个热水瓶，一怕热水冷得快着凉，二要凳子，上备着替换的厚内衣裤，洗完后赶

快披衣暖身，有些身体欠恙的人，还要热水袋侍候。

当然，到了过节或是过年，大人们会带着我们去居家附近的澡堂和浴室里洗澡，那酣畅淋漓的泡、冲、洗、擦一套工序下来，半裸着上身，披上一条大浴巾，半躺在木制椅上，或坐在长条形木制的长椅上，喝上一杯茶，仿佛身上刮了一层皮，清爽舒服透了。记得小时候，父亲跟服务人员很熟，洗完澡后，总是事先给他备好大躺椅和茶水，从锅炉房里蒸锅里取出热得烫手的毛巾递上，只见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他们驾轻就熟，远远地从西厅投到东厅，一声吆喝，父亲把远投而来的毛巾稳稳地接住，煞是

有趣。

那时洗澡虽然有烦恼，但也有乐趣，到了夏天，家家户户都接上各自的水管，在户外洗澡冲凉，一时兴起，会和边上邻家的孩子打起水仗，如果被大人看到，一顿责骂是逃不了的，他们心疼浪费水了。在夏天，嬉闹玩耍，踢球都无所顾忌，一身大汗后，即可洗澡，方便且省事。

后来，生活和居家条件逐渐改善，冬天有浴罩了，煤气烧水代替了煤炉烧水，繁而杂的烦恼事，变成了快而简的省心事。随着时代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家先进淋浴设备不断升级换代，再也不为洗澡事烦恼了。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馥郁芬芳沐露华 ■王子亮

岁月悠悠

美丽的蛤蟆通河(二)

■朱建新 文

水泡子(水塘)

美丽的蛤蟆通河，河的两岸曾经散布着一些翠玉般美丽的水泡子(水塘)。水泡子边，长长的蒲草叶随风摇曳，野菱在水泡子里蔓延成片，只是不曾见到过一个菱角，也许是我们去的季节不对。

粉红、洁白的睡莲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水泡子周边，常常不见一个人影，只有风儿从远处吹过来的呜咽声。一个太阳高照的星期天上午，我和小邵找了一个不算大的水泡子，水泡子的最深处也就比膝盖略高些。我俩在里面来回地趟水，想把水泡子搅浑，看看里面能否发生什么奇迹？过了一阵，塘里的鲫鱼成群结队地浮上来，几乎都还不到巴掌长，也有一些小鲢鱼，大口大口地在水面喘着粗气，简直让人高兴坏了。

我俩你追我赶，一个劲地在水泡子里捞鱼，谁也不甘落后，那时也没想到要带渔网来，只是为了好玩，用手捞更带劲，最后，全身都湿了，还都成了大花脸。看着岸上捞起来的鱼儿越来越多，心中甬提有多开心了，谁都不觉得累。

快到中午时，我们带去的几个脸盆全都装满了，直到这时，才心满意足地停了下来稍作休息。后来，又费了老鼻子的劲，总算把这些战利品全

都带回了连队。

小野鸭

美丽的蛤蟆通河，时常会有一对对的野鸭从河的上空飞掠而过。有时，也会传来母鸭“嘎、嘎、嘎”的急切呼唤声。

有一次，我钓完鱼了正准备回连队，忽然发现蛤蟆通河桥附近的一个水泡子边，聚集了一大群人。不时还有人站在那里大声地咋呼，让人好奇奇怪。

原来，这个水泡子里有一群小野鸭被人发现了，招来不少人在水泡子四周围观。大伙儿都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吆喝着，很想把这些小野鸭从水泡子里轰出来。我也前去凑个热闹，站在水泡子边上一眼不眨地盯着水面。

不知过了多久，藏在水里的小野鸭们终于憋不住气了，相继浮上水面来换气。这下，可把大伙儿的兴奋劲提上来了，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吓得那些小野鸭立马又被轰下了水底，好久也不见动静。

后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在我面前的一片水生植物中隐约有个小黑影出现，让我的心怦怦直跳。乌褐色的小嘴随即也慢慢地露出了水面，没错，那就是一只小野鸭。说时迟，那时快，我双手一扑，一下子就把小野鸭捉住了。

那时候，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只是觉得有趣好玩。我把小野鸭带回了宿舍，用各种饭菜尝试着去喂

它，可小野鸭就是不吃，只是在宿舍里不停地来回奔跑叫唤，让人后悔不已。

下午，我赶紧把它带到了附近的草甸子里放了生，也不知它是否能找到鸭妈妈和它的兄弟姐妹。

鱼梁子

美丽的蛤蟆通河，是连里一些钓鱼爱好者最为向往的地方。

每到星期天，逢上连里放假，那时，因为农忙或者其它各种原因，真正能够放假的天数其实并不多，大伙儿就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河边的各个钓鱼点上。

就数尤特司机老罗的钓技最好，材料员老卢也不赖，我就只能算是垫底的。河里的鲢鱼最容易上钩，吞食凶猛而果断，鲫鱼疑心重重，总是小心翼翼地来咬钩。很少见到有人钓到狗鱼，狗鱼即贪婪又狡猾，自然很少会上钩，也只有老罗钓到过。

美丽的蛤蟆通河，也总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和收获。有一年的8月份，河里的水位突然急速下降。随着水位的下降，鱼儿也都变得特别喜欢咬钩。老罗那边，鱼儿一条紧接一条地上钩，让老罗手忙脚乱，都有点招架不住了。连我都有了十多条的进账，大伙儿全都在议论纷纷，好生奇怪，不知为何会这样？

还是河对岸的老罗反应最快，突然朝我们嚷嚷起来：“一定是水库关闸门了，不然，河水不会一下子就退那么多的，所以鱼儿才会那么容易上钩的。”可不，那天，大伙儿全都收获满满的，比起以往几乎翻了个倍。

在回连队的路上，不时看到有人背着沉甸甸的背筐经过，背筐里装满

诗抒胸臆

一碗甜粥的温度

■费学鑫

清晨的厨房里，
白气悠悠地舞蹈。
母亲的身影，
披着棉布围裙的晨光，
在氤氲中轻轻摇晃。

一把米，跳进清水的怀抱，
几粒红枣，像小小的太阳，
沉浮着，在咕嘟的摇篮里安详。
她的手指，拂过微烫的锅沿，
像拂过岁月溫柔的纸张。
火苗，舔着锅底，
灶膛里低语的暖黄。

粥香，丝丝缕缕，
缠绕着晨风，爬上窗棂，
把整个屋子，浸染成安心的暖意。
她盛出一碗，
瓷碗温润，粥色微光，
稠稠的，像融化的月光。
她递过来，
笑容比碗沿升腾的热气更柔长：
“小心烫，慢慢尝。”

我捧在手心，
暖意从指尖，直抵心房。
那不是滚烫的沸点，
是恰到好处地暖流，
是阳光晒透棉被的芬芳。

每一口米粒，
都软糯着昨夜的梦乡。
每一丝甜味，
都来自她眼角细细的纹路，
无声流淌。
这碗粥的暖，
能驱散所有晨起的微凉。
它熨帖着胃，
更熨帖着时光的褶皱，
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静静释放着，
母亲手掌里，
永动的甜香。

了鱼。一问才知道，原来离我们连队不远处有个叫403的地方(鞍钢403勘探队的临时驻地)，鞍钢的人在临近的蛤蟆通河上修建了一个鱼梁子，前不久因勘探队撤离而弃用了(其实鱼梁子还是完好无损的)。适逢那天水库突然关闸门，导致蛤蟆通河水位下降，所以河里的鱼儿才会一窝蜂地全都涌向了下游，这才导致了鱼梁子里的鱼儿会如此之多，这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逮鱼机会。

当我和小陈也急匆匆地赶到鱼梁子，天已经完全黑了，河边布满了一堆堆的篝火，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围着篝火坐，篝火旁通常都有一大堆鱼，大都是鲢鱼，也有一些鲫鱼。让人奇怪的是这些鲢鱼全都一般大，二十多公分长，估计它们都是同一个时辰降生和洄游到这里的吧？我和小陈也相继去体验了一回下鱼梁子的感觉，河水深及膝盖，冰冷刺骨。闯进鱼梁子的鱼儿们就在脚边游动着，只要配合得好，动作麻利点，一气呵成，就能一条接一条地收获连连。只是没过几分钟我俩就坚持不了了，两腿冻得直打颤，赶紧上岸。岸上早有人带着白酒好心地劝我们也来喝一口，暖暖身子，别把身子骨冻坏了。

那天，大伙儿都在不停地忙乎，不时看到有人把鱼堆上的鱼装进背篓背回去，可家家户户的鱼堆上却并不见少了多少鱼？可想而知，那天大伙儿逮到的鱼儿之多。我和小陈因为冻得受不了，早早的就被老熊他们劝回了家。后来听说，那天大伙儿全都忙到了半夜才回连队的。